

難
徠
學

口利
535



門和10
號36
卷

夫係十三年甲辰五月朔新庄黑川那雄未話云予舅婦貞郡高木村半兵衛曾著難徒學及落草義三冊難徒學則其子彌左衛門上木當半兵衛歿後五十年其不上木者避富山侯好徒學也落草義則錄禪意不可容易解
那雄時年七十四

難徒學



越中居士高半著



予頃讀物茂卿辨名辨道論語徵等書其專稱古訓而鄙新學詆誹先儒以成立私義臆說武斷大乖聖教以害人文矣其枝葉瑣瑣事措而不論先撮其根本大者以難焉曰其來五不令而於其來不五論語徵公治長篇曰蓋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其心固在安天下之民而其所為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謂之仁焉先進篇曰苟無安民之德安得謂之仁者乎學而篇曰宋諸老先生修身之說勝而先王

維來學

之道荒

難曰儒教固皆是安民之道也然唯仁為長人安民之德六經論孟等書未聞有其語矣安民之道豈又在脩身之外乎茂卿今不本於脩身而徒言安民者甚無謂矣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書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樂記曰脩身及家平均天下苟不脩其身者安有得安民之德邪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達則仁義孝弟禮樂文武皆安民之道也窮則仁義孝弟禮樂文武皆安民之道也脩身安民豈有二乎蓋仁者人也人之

所以為人也論語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仁者人道之常也何必待長人安民而后為仁耶論語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夫安民之德堯舜之大聖猶為病以聖人猶為病今容易解之者何哉儒行曰儒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試問今日學者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之心無邪今有人善知足而不寶金玉而忠信為寶者而初發安民之心焉不然發安民之心得其德難矣何妄言安民乎論語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家語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言若人於是加

省察可恥躬之不逮而不以古言矣且夫仁德何唯
限於長人無爵無祿山野之匹夫孝弟忠信而能行
親愛輔養之道乃可稱仁者而已矣

論語微憲問篇曰仁齋又以慈愛之心頃刻不忘
為仁是孟子內外之說所囿豈非心學耶段使信
能慈愛之心頃刻不忘若無長人安民之德焉得
為仁乎

難曰儒門重仁為惻隱慈愛之心以懷少者以安老
者以救濟人之困厄苦難之故也惻隱慈愛之心即
仁心也此心綿綿擴充則終成安民之德苟無此心

何得為人也故惻隱慈愛之心言安民之德者譬如
捨月而稱光者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家語曰
仁者莫大乎愛人若桀紂有愛人之心何至于焚炙
忠良剗剔孕婦炮烙截脛之暴行耶是等暴行無他
本是此愛心之所致也

論語微微子篇曰夫有安天下之心而又有安天
下之功謂之仁管仲是也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
下之功不得謂之仁有安天下之功而無安天
下之心莫有此事焉如三子者三子者箕子微子比干有安天
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雖無安天下之功然使

紂從其言則亦足以安天下故謂之仁
難曰顏曾以下三千之徒一有安天下之心而無有
安天下之功是皆為不仁者乎孔子說七十君終不
用然乃無有安天下之功孔聖亦未足為仁者乎獨
稱管仲有其功者管仲之德為勝於孔子乎夫管仲
者孔子有褒貶而未全為仁者而茂卿稱管仲之功
過於孔子者其貪功名之俗情不待辯而露○三子
雖無安天下之功然使紂從其言則亦足以安天下
故謂之仁余曰是何言也三子諫之紂終不從於是
殷國亡三子亦罹凶事矣使紂從其言之五字甚不

經矣○茂卿曰宋儒仁齋至管仲說窮矣予亦曰茂
卿至三仁說窮矣

辨名曰仁以愛之特言其一端耳安得盡於仁乎
且孔子所謂愛人者謂為民父母也苟非安民焉
足以為民父母乎宋儒主心主心而語愛則釋迦
仁人耳其無安民之德則非吾所謂仁也又曰仁
齋先生乃曰慈愛之德遠近內外充實通徹無所
不至是又泥孟子而欲擴充惻隱之心以成仁不
屬諸先王而屬諸人人不知歸諸安民徒以慈愛
言之故其弊遂至以釋迦為仁人豈不謬乎

難曰仁以愛之特言其一端耳安得盡於仁余曰茂
卿所云得盡於仁之時慈愛之外何物盡其仁邪○
孔子所謂愛人者謂爲民父母余曰父母之於子尤
以慈愛之心是人情之常也故仁者比民父母若無
慈愛之心焉名民父母茂卿屢言女民安民者徒有
名言無實體若離惻隱慈愛之心而別有仁心請示
其義若無之無實不經之罪無所逃耳○宋儒主心
主心而語愛則釋迦仁人耳余曰心者形質之主也
諸學諸藝不得於心而無有得其道者仁殊主心故
論語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

僞心勞日拙也古書非不言心勿作偏頗之見○不
屬諸先王而屬諸人人余曰彼一如不讀儒書者論
語曰爲仁由己而由人哉此爲仁全由己何屬諸先
王哉○不知歸諸安民徒以慈愛言之余曰慈愛之
心擴充之則安民之德至焉無慈愛之心者何以得
安民之德乎○故其弊遂至以釋迦爲仁人豈不謬
乎余曰佛教固謂二乘之自利害大悲以化他爲本
旨故涅槃經曰自未得度先度他雖說先度他不離
自行釋典曰自行不明何以化他摩訶衍法雖脩自
行心在化他此化他心茂卿所謂安民之心也安民

之心佛家所謂發願菩提心也此心發最難釋典曰
發願求佛道重於舉三千大千界論語曰子貢曰如
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儒釋雖殊化他心爲重
相同耳安民之德何妄得言乎法華經曰如我昔所
願今者已滿足化一切衆生皆令入佛道此化一切
衆生茂卿所謂安民之德也夫佛法漸次於東方遺
教充溢于京夷高貴卑賤皆浴其化者豈非釋迦由
言行相應以行安民之德邪今茂卿流輩先能言行
相應實得安民之德而后擬釋迦其未晚

辨名曰有稱仁人而曰仁者如三仁以德如管仲
以功二者皆以安民言之宋儒求仁於心故其說
至管仲而窮矣仁齋亦求於心其所以異於宋儒
者唯不言天理人欲已故其說亦至管仲而窮矣
其謬可見已

難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聖賢之格言而茂
卿屢斥求於心與古訓相隔如胡越諸道不得於心
而有得之者耶管仲不得於心無記心而得其功乎
宋儒仁齋何至管仲而窮乎夫管仲者曾西所不悅
者管仲不得儉不知禮不得王道故孔子曰以器小

而茂卿不曉孔子褒貶之言妄稱管仲者却茂卿之器小於管仲幾萬萬哉

辨道曰吾道一以貫之豈特參賜乎孔門皆聞而知之矣宋儒推尊思孟而又推本諸曾子是其道統之說也豈可據乎或以一理言之或以一心言之或以誠言之以一理言之者天地人物皆爾浮屠法身徧一切之見耳以一心言之以誠言之者知歸重於聖人之德而不知歸重於先王之道焉孔子明言吾道吾道者先王之道也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夫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

安天下之道在仁故曰一以貫之何以謂貫之仁一德也然亦大德也故可能貫衆德焉先王之道多端矣唯仁可以貫之矣辟如緼貫錢然故曰貫若一理也一心也誠也則一而已矣何必曰貫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忠恕為仁之方故也曰而已矣者猶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豈盡於堯舜之道乎則忠恕豈盡於道乎然由是以求之庶足以盡之矣
難曰論語日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又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論語中一貫之道出于二所以所告於子貢視之非學而識之之義必矣學者可深味而茂鄉取一於仁一德為仁以貫之之義是今古無倫匹之論也按論語中說仁多矣一貫之道若為仁一德則明可言仁以貫之何所憚隱仁字而以一字言之夫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至曾子子貢夫子何隱言哉○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忠恕為仁之方故余曰吁是迂哉強哉一貫之道若為仁曾子明白可言仁而已矣亦有何所憚言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邪仁自仁忠恕自忠恕雖忠恕去道不遠夫子一貫之道豈忠恕哉蓋曾子之言忠恕而已矣者不可使知之使由之之方也今時唯文辭是執而害意者多矣是學者僻疾不可不察也嗟乎聖人以神道設教矣斯一貫之道是也豈得僅以茂卿之筆舌誣之乎一貫之道非心非理非誠非仁非忠恕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天何言哉默而識之默而識之

辨名曰朱子引約信曰誓訓信為約是不知其解已

難曰樂記曰太德不官太道不器太信不約太時不齊仁齋曰信字有與人期約而踐其實之意曲禮曰約信曰誓據此約信曰誓非私語何妄刺朱子耶

論語微學而篇曰夫聖人聰明睿知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諸何況效乎衛靈公篇曰後儒皆謂學作聖人是自孔子所不言故外孔子而別立宗旨同陽貨篇曰後世儒者狃佛老之習誤謂學以成聖人而不識學以成當世士君子故所見皆後世窮措大解

難曰內則曰博學無方此為學之道也而茂卿言聖

人不可學而至者何也大凡諸學為其師者欲教子弟力行而至于其道是師之慈心也未聞謂我受德於天汝等子弟盡心志力行不得至如我之道矣聖人者儒教萬世之師也獨儒教謂子弟學之不得至于師所得之道可乎此實笑話○聖人聰明睿知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余曰是孟子所謂是自棄之人也豈唯聖人聰明睿知之德受諸天乎人人賢明愚昧無不受諸天人人稟性雖同受諸天然情欲之多也善難進惡易移是故聖人欲令防其邪行歸正道於是建其教法矣論語所云有教無類之教是也

善日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若聖人不可學
而至何得書有此言乎雖然非言狂者念之則遽作聖
也是循循然善誘人之方也又禮仲尼燕居曰大饗
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此畎
畝之野人知此則作聖人矣雖然非言野人知之則
遽作聖人也是亦循循然善誘人之方也茂卿不知
之耳○謂學作聖人是自孔子所不言余曰孔子何
書言聖人不可學而至乎論語曰子曰我非生而知
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忠信必有
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

學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此學而至
聖賢之明訓也而茂卿鑿于聖訓何作奇怪之言乎
儒典述仁義禮樂孝弟忠信等之美行者使人至于
聖賢之教也而曰聖人不可學而至者殊臆說之甚
者○後世儒者狃佛老之習誤謂學以成聖人而不
識學以成當世士君子余曰此如不讀儒書者儒書
自有克念作聖受諫則聖等語何狃於佛老乎且言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人不知而不
慍不亦君子乎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唯聖者能之則苟有志乎道者何望當世之蒙名哉

辨名曰夫聖人聰明睿知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
至乎其德之神明不測豈可得而窺乎故古之學
而爲聖人者唯湯武孔子耳又曰古之聖人皆作
者也孔子非作者也故以孔子比古之聖人又曰
孔子非作者故唯以其德言之

難曰一章中始言聖人聰明睿知之德受諸天不可
學而至終言學而至唯湯武孔子耳然則湯武孔子
聰明睿知之德不受諸天乎若聖人不學而至則湯
武孔子亦焉得學而至聖人不可學而至之言忽爲
妄矣○其德之神明不測豈可得而窺余曰茂卿實

知不可窺者何妄窺之而擬聖人乎○古之聖人皆
作者也孔子非作者也故以孔子比古之聖人余曰
據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言歟言孔子非
作者者乃依作者爲聖之言以爲孔子非聖人也其
比古之聖人者比之字據何書爲此言乎未聞先哲
有此言也○孔子非作者故唯以其德言之余曰唯
者唯獨之謂則似謂孔子唯有德而無行且言孔子
非作者者見述而不作之語言之邪又孔子學而爲
聖人者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之者也之語
言之邪是獨執辭不知其意也其學識不深密可知

爾家語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禮記曰丘也
小人不足以知禮此唯執其辭言之則孔子謂鄙人
小人也可乎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次
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此生
而知之者唯聖人也若謂聖人非生知則聖人之外
生知者孰之有邪然言生知之言徒有名無實則孔
子為訓無實之語乎論語曰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
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又
曰天生德於予可見孔聖非學知必矣雖然孔聖若
曰我生知之則學人皆謂聖者生知也不可學而至

乃絕上達企望之志遂至廢學之失故孔聖曰學而
不厭或曰不如丘之好學者是循循然善誘人之方
也然是非唯誘人之方雖聖人生受德於天然其功
行豈不學而得之哉周公曰讀百篇仲尼韋編三絕
學者可深味矣且孔子刪正六經述言論語而傳之
若微孔子六經論語不傳若六經論語不傳則儒典
何存乎今日由是觀之孔子制作之功賢乎群聖遠
矣釋門釋迦儒家孔子此儒釋萬世之師也釋迦滅
後釋門之學者雖無數未聞有擬釋迦之人也孔子
沒後儒家之學者亦雖無數未聞有擬孔子之人也

然而茂卿生於千載之後特擬孔子者不狂妄則愚矣論語徵學而篇曰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於天下以匹夫終其身又曰孔子未免身為匹夫五十而知天命然後脩先主之道傳於人嗚呼固哉茂卿僅知人爵而不知天爵妄為此言夫仁者之所樂是天爵也若人不知天爵一望人爵則此希世于譽之賤人也孔聖嘆顏子者顏子樂天爵也孔子至德生前有司寇之稱沒後有文宣王之號而茂卿與匹夫之名者食其門妄貶其主酷可惡之奴

論語徵子罕篇曰雖有堯舜禹湯文武微孔子其

道泯滅弗傳所以傳者以孔子也後儒不察妄謂孔子之前亦有六經孔子刪述而已述而篇曰孔子學先王之道而莫不知是所以優群聖也

難曰嗚乎輕率哉茂卿前抑之此揚之實能知微孔子其道泯滅弗傳則何吐無替之言使人惑哉

論語徵學而篇曰中庸者孝弟忠信之謂也辨名曰孝弟忠信孔門謂之中庸

難曰中庸貫通乎諸德而道之所以為道也不依中庸道非道也未聞孔門唯以孝弟忠信為中庸矣子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此不以一

端為中庸也古曰由于典吐言人益信儒典有以孝
弟忠信為中庸之義請引證來若無典據茂卿之浮
言誰得而信

中庸解曰中庸者謂德之不甚高而易行者迺孝
弟忠信之類也故論語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孟
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
禮

難曰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孔子曰至矣
乎茂卿言不甚高孔子曰鮮能茂卿言易行蓋面
乎孔子者何邪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論語曰

主忠信此皆曰孝弟忠信難行茂卿反言孝弟忠信
易行之類中庸曰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
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於戲中庸之德至哉
豈易行之謂乎

論語徵述而篇曰中庸德也非道也孔子之言中
庸乃登高必自卑意豈謂孔子之道為中庸乎

難曰中庸涉于衆行而非一德名也茂卿見論語言
中庸之德而不言中庸之道乃謂中庸德也非道也
此以辭害意知一而不知二也道德雖異稱而本不
離之稱也譬之藥方藥方藥之道也病之瘥藥之德

也藥方惡用之則病不瘥而道德共失藥方善用之則病瘥而道德共全有道必有德有德無不有道何作偏頗之言乎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孔子之道不得中庸則不行也何言中庸非道乎子曰天生德於我豈唯德而無道乎子曰我道一以貫之豈唯道而無德乎○孔子之言中庸乃登高必自卑意余曰孔子為中庸之德至茂卿為卑從孔子與從茂卿與

辨名曰禮義者先王之道也忠信者中庸之德也難曰道如長安大路德如天地覆載先王之道何唯

禮義哉中庸之德何唯忠信哉固哉

辨名中庸和衷條曰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或以為道之名或以為德之名或以為性之名如舜用其中於民湯建中於民是道之名也其解見君牙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蓋天下之理以無過不及為其至故無賢知無愚不肖惟中是求自生民以來為然又曰辟如建都建諸東則西諸侯弗之便建諸西則東諸侯弗之便唯建諸中土而後天下諸侯道路均矣

難曰如此解中庸誰作難辭矣而屢述無替之言辭

使人惑其適從焉吁英雄欺人邪

論語微里仁篇曰宋儒貴心學動求諸已辨名曰
程子動求諸心古止就語言上言之豈必求諸心
乎

難曰論語心性罕言之而宋儒專言心法性理者予
亦淺怪之然非儒書不言心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又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王制曰刑者
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且儒書
中言身者自具心此身心本不相離也射義曰心平
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

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
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體者身也心身平
正而得正鵠也凡道皆不得諸身心者焉成其美矣
或偏執心法或偏泥禮樂兩頭相共失其正鵠哉○
動求諸已余曰論語曰為仁由已而由人哉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此求諸已也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
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
求諸已而已矣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古
訓如此而茂卿反之斥求諸心求諸已者何邪
辨名曰心者人身之主宰也為善在心為惡亦在

心故學先王之道以成其德豈有不因心者乎譬
 如諸國之有君君不君則不可得而治又曰國有
 君則治無君則亂人身亦如此心存則精心亡則
 昏然有君而如桀紂國豈治哉心雖存而不正豈
 足貴哉

難曰至此論心法最精矣是皆臨文解之之弊也茂
 卿學問可知耳

辨道曰善惡皆以心言之者也孟子曰生於心害
 於政豈不至理乎然心無形也不可制之矣
 故先王之道以禮制心外乎禮而語治心之道皆

私智妄作也何也治之者心也所治者心也
 以我心治我心譬如狂者自治其狂焉安能治之故後
 世治心之說皆不知道者也

難曰情欲之常而善難作惡易行是故欲令制其惡
 而至于善者賢聖之教是也若不制心而放縱之則
 何與禽獸有別矣郊特牲曰無別無善禽獸之道也
 無別無義者隨心行之故無禮義矣是即禽獸之心
 也人道不然有別有義而敬君孝親悌兄愛弟此皆
 以心制心而不至放縱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也故失
 人道者謂人面獸心也○然心無形也不可制而制

之矣故先王之道以禮制心余曰若心無形也不可
 得而制則以禮亦何得制之○外乎禮而語治心之
 道皆私智妄作也余曰茂卿見書曰以禮制心作此
 言耶是泥一而不知他也制心何止獨禮仁以制不
 仁義以制不義知以制愚昧勇以制怠慢禮樂政刑
 皆以制心也譬如國政嚴密則民欲為非義畏國政
 不為之是民欲為非義心也畏國政不為之亦心也
 此非以心制心乎又如溺於酒色者有時人諫之又
 恥聖賢之言而止之是溺於酒色心也止之亦心也
 此非以心制心乎○治之者心也所治者心也以我

心治我心譬如狂者自治其狂焉安能治之余曰我
 心之放慢嗜欲不以我心制治之何以防之且夫佛
 教雖廣以表儀言之持律持戒勸善懲惡以心脩心
 之法門也儒釋雖殊人心何有二途乎論語曰從心
 所欲不踰矩此以心制心也如子夏鬪勝此以心勝
 心也儒書中說敬說慎說戒者皆是制心之義也今
 如茂卿所言則儒釋戒律敬慎之道一為無用長物
 矣且狂者心本狂故不發欲制狂之心何以治其狂
 乎茂卿以狂者取譬於不狂者方鑿圓孔不當之論
 也○故後世治心之說皆不知道者也余曰樂記曰

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亦謂不知道之言乎

大學解曰殊不知以心治心猶如以目視目理所必不能也

難曰以目視目與以心治心其義大別矣以我目視我目此所不能也以心治心人情之常也前段既辨之今茂卿取以目視目之譬以充不可以心治心之義者似而太非者

辨名曰夫天之不與人同倫也猶人之不與禽獸同倫焉故以人視禽獸之心豈可得乎然謂禽獸

無心不可也嗚呼天豈若人之心哉蓋天也者不可得而測焉者也故曰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古之聖人欽崇敬畏之弗違若是其至焉者以其不可得而測故也

難曰天地人三才也雖三才無人則天地之德何以顯乎大禹謨曰天之曆數在汝躬又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言天人相同也臯陶謨曰天討有罪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伊訓曰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又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言與人政同也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此言天人一體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
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
謙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此言天地神人同一意
也而茂卿以人與禽獸有別之比況差別於人天者
何也○然謂禽獸無心不可也余曰誰言禽獸無心
乎此無益之言也○天豈若人之心哉蓋天者不可
得而測者也余曰茂卿實知天者不可測何却自測
天以言天之不與人同倫也猶人之不與禽獸同倫
乎且屢譏宋儒私智測天然不知其身測天尚過乎
宋儒也宋儒以天言理此雖偏枯無有害於人事茂

卿之差別天人者其害可不待辨而知耳論語曰公
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曰道將廢也與命也道將廢
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榮辱行藏儒者歸之於
天命矣而茂卿之測天也言先聖之所未言賊夫人
之子者獨茂卿之謂歟
辨名曰夫天也者不可知者也且聖人畏天故止
曰知命曰知我者其天乎而未嘗言知天敬之至
也至於子思孟子始有知天之言然僅言人之性
命於天故以誠為性之德是已孟子亦僅言知天
之與善是已然子知天之言一出而後諸老先

生賢然以言天豈先王孔子敬天之意乎亦二子
好辨之流弊也

難日子思曰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
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天不可以不知
天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茂
卿以知天之言擬二子在于此矣仁齋曰天猶君主
命猶其命令蓋知天與知天命其旨一也但曰天曰
天命此皆辭之詳畧而無有別意矣思孟言知天者
即知天命之意而與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無有二
致矣何妄擬思孟知天之言耶夫子思者孔子之孫

也而茂卿生二千載之下以好辯流弊之言譏子思
者吁不知其分也

辨名曰孔子學先王之道以待天命五十而爵祿
不至故知天所命不在行道當世而在傳諸後世
已不爾孔子知天命何待五十乎

難曰因果者佛家常言而實不昧因果者難矣天命
者儒者常言而實知命知足者難矣○孔子學先王
之道以待天命五十而爵祿不至余曰今依茂卿之
意此待天命為待爵祿之義也接輿歌而過孔子長
沮桀溺耦而耕少有志操之士其尚如此論語曰不

患無位患所以立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由此觀之
孔聖寧待爵祿之人耶此皆茂卿見於心術之鮮也
○故知天所命不在行道當世而在傳諸後世已余
曰此見論語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而不解孔子微言依語生解而為
此言也孔子時世雖邦亂而有行道窮達當時誰
孔子非聖人耶如顏子曰不所用而後見君子當時
其道既顯何待後世乎孔子曰夫遇不遇者時也賢
不肖者才也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
且芝蘭生於澁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

不為窮困而敗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夫孔德
芝蘭之真薰千古馨于今無謂當時不行其道○不
爾孔子知天命何待五十乎余曰此如言天命易知
論語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若言知天命何待五十則孔子生知之德不
惑何待四十耳順何待六十不踰矩何待七十乎自
十有五至于七十皆是以學道上達之次第言之豈
唯五十而知天命以私意臆說言之哉知天命之事
此甚難矣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至于閣

筆有此言豈輕易乎故子思脩身事親知人之上以知天孟子盡心知性之上以知天孔子不惑之後言知命且孔子屢稱顏淵者顏子知命之故也知命之難其可知耳

論語徵陽貨篇曰自孟子好辯而學者率以言語為教務欲以言語化人一如浮屠難曰吁怪哉如此之言也儒門若不以言行化人何以為教誨哉夫書者言之跡也六經論語皆是聖賢之言跡也若無言語則無書典無言語無書典則儒教何至于今日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一大慎事也聖賢之教誨雖有多岐不出言行二者焉而今斥言教者悖哉

論語徵述而篇曰默而識之不言而喻也學之道在默而識之何者先王之道禮樂是已禮樂不言欲識其義豈言之所能盡哉習之久則自然有喻焉故子欲無言及門人問之而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學之道其若斯乎

難曰今讀徵語考之茂卿執論語默識何言二章以廢言教也然默識之教於佛門尚不為實相之本旨道家亦不為極致而况儒教廢言教而執默識為教乎○先王之道禮樂是已者向者言先王之道仁以貫之今又茲言先王之道禮樂已者何也夫道者統名也故統衆行先王之道何唯仁何唯禮樂哉○禮樂不言欲知其義豈言之所能盡哉余曰此則言禮樂化民之事可也而欲主張學之道在默識乃禮樂學道混言之也學者學聖人之道之謂論語之教皆是已其默識不言者指道之妙處言之非學之謂也

論語徵顏淵篇曰夫質者質行也謂孝弟忠信也文者謂禮樂也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及此章皆以質行禮樂對言孝弟忠信者君子野人皆不可無而禮樂則君子之所獨其義甚明矣

難曰質行者指實德何唯謂孝弟忠信文者文學也禮樂者禮樂也何相混哉○孝弟忠信者君子野人皆不可無余曰孝弟忠信非易行野人能守之乎○而禮樂則君子之所獨余曰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今日匹夫野人非無君臣父子之禮若

無其禮則人道不一日立焉何下偏固之文辭乎
論語徵子罕篇曰文者道之別名謂禮樂也辨名
曰禮樂粲然是之謂文論語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是直指道爲文也辨道曰文者道也禮樂也
質者學者之質也貴忠信者謂受教之質耳忠信
而無文不免爲鄉人矣

難曰文者文也道者道也禮樂者禮樂也而今以文
謂道亦謂禮樂者混矣論語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是文禮有殊別豈同一乎夫道者統名也故曰儒道
佛道神道人道文道武道萬物無不有其道矣道文

亦何同一乎文雖一德是亦通於諸道也不深於文
則其道難成故曰文者貫道之器是也○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是直指文爲道也余曰此殊牽強之甚
者論語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論語曰斯文者指文王之文德言之全非文
學之文也論語曰文學子游子夏又曰行有餘力則
學文又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皆指文學也文主
之文德豈文學之文哉顧茂卿偏貴文華故因文字
之同文學之文比況文王之文此皆茂卿素性之所

見焉歟。○質者學者之質也。貴忠信者謂受教之質耳。忠信而無文不免為鄉人矣。余曰：此知一而不知二者。人忠信而無文則實不免為鄉人矣。試問：若唯
 有文而無質行則為何人耶？論語曰：色厲而內荏。譬
 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其唯有文而無質行者外
 儼然內可穿窬之盜耳。其與唯有文而穿窬之盜不
 如唯有質行而為鄉人也。

論語微里仁篇曰：仁齋乃謂義與勇相似。可謂謬
 已勇德也。義道也。豈可為似乎？

難曰：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又曰：君子有勇而無

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是義勇連類之稱。仁
 齋言相似何謬之有。勇若不踐義則匹夫之勇非大
 勇也。○勇德也。義道也。余曰：家語曰：非德道不尊。非
 道德不明。此道德不相離也。何為偏枯之言乎？

論語徵陽貨篇曰：蓋孔子沒而老莊興。專倡自然
 而以先王之道為偽。故孟子發性善以抗之。子張
 篇曰：子思作中庸與外人爭也。豈可移其意以解
 論語哉？辨名曰：方子思之時老氏之徒盛而有謂
 孔子非聖人者。故子思作中庸書專贊孔子之德
 難曰：性善養氣之說孟子之本旨。七篇之全體也。無

有為他發之義而今日孟子為抗於老莊發性善者不知孟子之甚者孟子書中拒揚墨之言顯然且擬為神農之言許行詳矣若有老氏之徒以儒教為偽者當舉其人其言以明白辨論之有所何憚隱其言乎孟子書中有諷揚墨許子之言一句片言無有擬老氏之言中庸亦無有擬老氏之言且中庸固非爭辨之書體然而因何典言與老氏爭耶亦因何典言孟子發性善抗老莊耶夫言不與于典非君子所談而茂卿出於無實據之言其臆斷不敬甚可惡者辨名曰宋儒誤讀中庸孟子書乃謂人性善故道

率人性自然有之殊不知當其時老子之徒盛以仁義為偽故子思謂聖人率人性之自然以立道耳豈謂率已性則自然有道乎孟子謂仁義之根於性耳難曰性者論語罕言之中庸審論之至于孟子盛言性善而後宋儒倡之孟子性善之言天下無不知者矣而今日宋儒誤讀中庸孟子書謂人性善則性善之說不與於孟子而似宋儒始言之何下文辭率爾哉○故子思謂聖人率人性之自然以立道耳余曰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如此

則率性之謂道未曰率人性立道何妄誣子思乎是
非唯誣子思願欺學者也讀中庸書者誰許謂率人
性立道之義乎此是茂卿欲建言聖人作道之義然
古書無典據故誣中庸以徵於聖人之道之說因欲
以成一家之言也故牽強附會之耳○當其時老子
之徒盛以仁義為偽余曰此既前段難之矣是乃無
稽之言以無稽之言強欲立私義有誰信之莊子曰
聖人生而大盜起又曰仁義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
一宿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知惠出有大偽六親不
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信茂卿見此等言謂老莊

以仁義為偽而妄擬老莊者鹵莽哉老莊之有此言
者惡借名於仁義而無實德誇化於禮樂而無利益
反使民性生詐心也是故莊子又曰以仁為恩以義
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又曰
愛人利物之謂仁家語曰孔子及去周老子送之曰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
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可見老莊尊信仁
義如此宜哉仁義人道之大本也若無仁義則人道
不立人道不立則禽獸之道也老莊之達識豈毀仁
義而教禽獸之道邪莊子曰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

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老
子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
得故知足之足常足老莊所言要之不出知足二字
耳夫人得天下然不知足則是貧人一簞一瓢然知
足則是富人於呼知足之大也人不知之則妨於道
心矣若人人能知足守之則國家自安全焉老莊之
書內藏仁義聖知而表顯柔弱無為故得其意讀之
則扶持仁義之方也不得其意則大害聖教之言也
學者察諸

辨名曰仁義竝言者非矣又曰自此之後仁義之

道遂為千萬世儒者之常言亦不替諸古之失也
難曰仁義竝言有何失而述此辨語耶一如不讀儒
書者家語曰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易曰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樂記曰仁以愛之義以正之曲禮曰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可見古書仁義竝言何非之有
何失之有

辨道曰如仁義禮智孔子時所無孟子始言

難曰喪服四制曰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
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
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智人道具矣此古書

有此語何言孟子始言乎

辨名曰觀彼後世君子若宋諸老先生者其語學也務言脩善而去惡擴大理而過人欲而不知先王之教唯導其善而惡自消也其語治也務言賞君子而罰惡人而不知先王之道唯在舉仁者而不仁者自遠也

難曰茂卿見論語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又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而為此言雖然此唯取辭不得其意也今論語所述對機一時之說執之以難宋儒者大不中政刑之道矣○唯導其

善而惡自消余曰然則舜何殛四凶武王何誅殷紂賞善罰惡而以其賞罰能中為至治矣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此非省刑罰唯以其不中為憂也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此道之不從者刑之以齊國政也是以政刑二者治天下之木器也家語曰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所以為至治也此制五刑而不用者雖聖賢所欲若犯其制則不得已乃用刑法家語曰愛之無寬於刑法無寬於刑法亦是聖賢之慈愛也書曰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畢協賞罰戡定

厥功祭法曰堯能賞均刑法此天人同一意而與宋
儒所言無有二轍矣且今日以人事觀之賞罰不中
則人民不一日安也而茂卿不省此義妄難宋儒者
何邪

辨名曰夫道也者自上古聖人之時既已有所由
焉至於堯舜而後道立焉歷殷周而後益備焉是
更數千歲數十聖人盡其心以智巧以成之豈一
聖人一生之力所能為哉故孔子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好古好學為是故也又曰夫道者先王之所
立非天地自然有之焉生民以來數千歲更數十

聖人之心力智巧所成而非一聖人終身之力所
能為辨道曰先王之道先王之所造也非天地自
然之道也

難曰茂卿專稱先王之道矣先王之道與今日之人
道有異別不茂卿既曰先王聖人也故或謂之先王
之道或謂之聖人之道凡為君子者務由焉故亦謂
之君子之道孔子之所傳儒者守焉故謂之孔子之
道亦謂之儒者之道其實一也然則先王之道即孔
子之道孔子之道即今日之人道也孔子曰父子之
道天性也君臣之誼也此君臣父子之道天性則仁

義禮智等豈是外哉而茂卿今日道者非天地自然
有之先王之所造者甚怪矣試問惻隱慈愛者仁心
也此心不待他教授人人自有之此心亦為數十聖
人盡其心力知巧以所造乎檀弓曰齊大饑黔敖為
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貿貿然
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
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
而死此羞惡之心不待他教人自有之是亦謂人生
自然無有羞惡之心聖人造而與之使其餓而死可
哉匹夫匹婦有父母召之則屈膝低頭及執勞役不

厭者此生民之德而固有此性德故謂之人道若無
此性德則人與禽獸有何異乎而言人道天地自然
無之聖人造而教之則今教牛馬習君臣父子兄
弟朋友仁義禮樂之道習之得不其不得習之者此
本無性德故也以是人固有性德可知耳天竺震且
日本雖隔萬里人性何異未聞天竺有儒教然而佛
經有國王大臣孝養父母父子兄弟室家夫婦親友
慈悲勇猛禮拜智慧信心等語甚多由是觀之天竺
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仁義禮智之道甚分明
矣夫天竺無儒教則是道誰之作造而令然哉且

本朝人皇第十六世應神天皇御宇儒書始創來然
吾邦前此神代姑置自人皇已來既君臣父子之道
顯然備焉然則是道亦誰之作造而令然哉此非人
力智巧所能爲也而言道者數十聖人數千歲盡心
力智巧以成之者實杜撰尤者雖然人情之多慾也
得正道者少趨邪路者多至於其情欲之甚者忘君
忘父無禮無義卒與禽獸無異焉聖人出焉憫之乃
設詩書禮樂之教以使民人知道之正矣是聖賢教
誨之所尚也譬如有人迷山路者爾時山人出誨之
推徑通路使以就正道豈此推徑通路爲山人所造

哉但教導其迷者而已聖人造道事抑古書有憑據
也無此殊人道之大本不可不知也尚來哲質旃
辨道曰謂先王率人性而作爲此道也非謂天地
自然有此道也非謂率人性之自然不假作爲也
譬如伐木作宮室亦率木性以造之耳雖然宮室
豈木之自然乎大凡自然而然而然者天地之道也有
所營爲運用者人之性也後儒不察乃以天理自
然爲道豈不老莊之歸乎
難曰惡似而非者正邪難分也故君子惡之前段言
道者聖人作爲然知難辭不可免因又言先王率人

性而作爲此道者雖巧下文辭亦猶未免難辭倍于前段○先主率人性而作爲此道余曰此先性而爲教也未聞古書先性而爲教也茂卿專稱古學若言依中庸則如前所辨斥中庸之外何古書有如此語若有其語何不舉書自爲語耶今日先主率人性而作爲此道者大乖於古書斯言矣學者詳之○非謂率人性之自然不假作爲也辟如伐木作宮室亦率木性以造之耳雖然宮室豈木之自然余曰木斷割而爲物何唯宮室哉成船成車成種種器物非唯木如此金石之屬皆以爾此皆人之營造何論其性矣

○太氏自然而然者天地之道也有所營爲運用者人之性余曰營爲運用者人之所爲也何謂性乎○後儒不察乃以天理自然爲道豈不老莊之歸乎余曰儒者誰任于天理自然爲道乎蓋以脩習爲教也而茂卿言人道者聖人所造故不得已以辨人生有性德耳儒者或有自然之言茂卿第謂老莊之人而忌彈之是一概之論也大凡天地之間有自然有人力雲雷風雨四時遷轉百物榮枯人身之長短好醜人意之賢明愚昧此非人力之所及也人力之所不及者總自然之道也何待老莊之言乎儒門非不曰

自然易曰觀天之神道四時不忒此謂自然也易謂
老莊之人而可乎論語曰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
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嘆自然之道也謂孔聖亦老莊
之人而可乎儒門雖非不曰自然不先自然而為教
也道家雖曰自然教無為知足而非茂卿所謂自然
也儒道教法雖殊人道何有殊異學者可深察爾易
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天下服矣祭統曰外則教之以
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茂卿無言聖人造
道而言聖人作教則何難哉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此心故謂之人道若無此心則
猶如禽獸何因建於教此是心豈先主孔子之所造
哉仁齋先生曰道者人倫日用當行之路非待教而
後有亦非矯揉而能然皆自然而然至於四方八隅
遐陬之陋蠻貊之蠢莫不自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朋友之倫亦莫不有親義別叙信之道萬世之上若
此萬世之下亦若此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是也
仁齋遺訓如斯有泉原有道理大可從也雖然議老
子似未盡者按禮運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

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此道教孔子之所嘆也而儒者妄譏老子者何邪

辨名曰誠者謂發於中心不待思慮勉強者也纔欲誠則涉思慮勉強故誠者不可得而為者也故先主孔子之教有忠信而無誠以其不可以為教也

難曰古哲曰人住於本心難矣本心者誠心也今日人事多涉虛偽妄作住於本心最難矣○誠者謂發

於中心不待思慮勉強者也余曰言誠者不思慮勉強無記心而得之義與此粗解不通之言也○故誠者不可得而為余曰或聽賢哲之教或躬內省恥我心不實而能住於本心是即誠也而誠者不可得而為者不通也○故先王孔子之教有忠信而無誠余曰信者懇實也不疑也誠也信誠二字意味雖有差異佛有太信至誠之言儒有誠信之語有信自有誠有誠無不有信畢竟無有兩般耳忠者無私也直也危身奉上也此無私者誠之至也無誠者焉得直危身奉上此亦誠之至也謂誠之外別有忠信者猶離

承而求波焉得之哉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祭
統曰祭也致其誠信與忠敬此以誠信教之何得言
先主孔子之教有忠信而無誠哉

辨名曰故習惡成性者惡亦誠也是誠本非先王
所以為教者子思為欲闢老子故始發此義豈必
執以為美德哉

難曰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善
解誠者也曰人之道則何不為美德乎曰誠之則何
不涉思慮勉強乎而茂卿欲巧言飾語以蔽之然誠
者天之道也茂卿爭得蔽之其不得蔽者無他至誠

如神焉得蔽至誠哉○故習惡成性者惡亦誠矣余
曰此以似而非者惑人矣惡之誠者似誠而非誠也
譬如莊子曰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
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
下未之有此盜賊有聖知義勇仁盜賊之聖知義勇
仁豈實之聖知義勇仁哉惡之誠豈實之誠哉○是
誠本非先王所以為教余曰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治其身欲治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此治國平天下其本在正心誠意而已蓋

聖賢之教十種万端要之不出於正心誠意也而何言誠本非先王所以為教耶祭統曰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此盡誠信謂敬不誠信則敬非敬也而常稱敬天者其敬天不用誠信耶戴記哀公問曰君子無不敬也君子之敬必以誠信若雖敬不誠信則諂諛阿佞之徒也以諂諛阿佞為儒教乎且茂卿專稱禮樂矣而樂記曰唯樂不可以偽為又曰著誠去偽禮之經也此禮樂皆以誠矣茂卿之禮樂不用誠耶○子思為欲闢老子故始發此義余曰是何言也孔子師

於老子矣而子思者孔子之孫也子思何違孔子以闢老子耶中庸中一言一句無有關老子之言言不與于典非君子所談何作不經之言耶且日子思始發此義者正如不讀儒書者古書言誠信者如上所辨何言子思始發此義耶○豈必執以為美德哉余曰讀至于此三嘆息焉夫誠者善美共盡之德名而既不為美德則以何物為美德哉儒稱誠信佛以至誠為能入道貴自然之誠而茂卿反之以為辨語者非儒非佛非道號為何人哉

大學解曰致知誠意正心皆非為學之方也又曰

朱熹以誠意為為學之道意為意念而必欲就意念施其功殊不知以心治心猶如以目視目理所必不能也

難曰茂卿欲取意於意念之義以亂誠意又欲取不可以心治心之義以亂正心者如紫之奪朱似而非者也蓋意者心所嚮也心正之時自意誠矣意誠之時自無不心正焉是以言儒教脩身為先身脩則自心正意誠則可也而言誠意正心非為學之方者誤後學極不少也論語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儒教雖多本綱不出此四文者貫道之器也行者仁義禮樂

行之於身也忠信主心故論語曰主忠信忠信字義前既辨之忠信全正心誠意所致也離正心誠意而別有忠信乎若言正心誠意非為學之方則可言忠信亦非為學之方言忠信非為學之方則可言文行亦非為學之方其既為文行忠信非為學之方者儒門以何為為學之方耶予至于此知茂卿學問無情實矣○殊不知以心治心猶如以目視目所必不能也余日前具辨今略之檀弓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此作誓作會無忠信誠懇

之心則終不得固結也而曰先主孔子之教有忠信
而無誠又正心誠意非為學之方者何也且夫正心
誠意大學之要旨矣茂卿迷大學解却亂正心誠意
此非大學解害於大學也為報改大學解題大學害
而可也

辨名曰誠者不可得而為者也由禮行之自然誠
至

難曰未聞古訓有如此解者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茂卿今不由于古訓
為辨語何傳于後世哉若誠者不可得而為則雖由

禮焉得之然則不可得而為之言既屬空辨矣若由
行禮至則由仁可至由義可至由孝弟忠信亦可至
耳誠者通於衆德何由唯禮至哉此臆斷之甚者儒
釋道且不論雖百家衆技之流學其一一道者豈有不
本於誠信而能得其道哉仁齋先生曰誠者道之全
體故聖人之學必以誠為宗而其千言萬語皆莫非
所以使人盡夫誠也所謂仁義禮智所謂孝弟忠信
皆以誠為之本而不誠則仁非仁義非義禮非禮智
非智孝弟忠信亦不得為孝弟忠信故曰不誠無物
是故誠之一字實聖學之頭腦學者之標的至矣大

哉仁齋遺訓如此與茂卿之辨語并見評之
 高半居士曰余本不習儒教矣偶及讀徠書少有所
 搜概因作難一篇雖然僻邑獨學之管見其所難非
 難而乃取笑於大方素其分也然而天下學匠居然
 不言其非者蓋可怪矣於是忘陋鄙有此作其過當
 之言君子恕之云

難徠學
 且不論難百亦亦好之亦學其一其意亦豈或不
 難而乃取笑於大方素其分也然而天下學匠居然
 不言其非者蓋可怪矣於是忘陋鄙有此作其過當
 之言君子恕之云

